

老兵的故事

銀像獎

黃郁文 上校

陸軍第8軍團步兵203旅

主要人物介紹

劉伯伯：曾任金門砲兵營營長。

黃金榮：金防部通信營營長，黃有春獨子。

老田：愛國的老兵、砲兵營通信組組長。

黃有春：砲兵營台藉充員兵，黃金榮的父親。

楔子

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自有記憶之時，每年黃金榮都會陪父親來到南港軍人公墓，祭拜父親的義兄田伯伯，老父親每年上香、燒金紙，多年來風雨無阻；從他金門退伍後至過世前，均不曾間斷。

父親走了之後，國軍公墓也改了規定，因響應節能減碳之故，不允許焚燒紙錢，今年開始三樓右側的大金爐也拆掉了，所以上完香的空檔時間，就只能靜靜的倚在外頭的水泥欄杆上。

他心中深覺得燒金紙給先人的這個動

作，其實是讓人類心靈平靜的一種方式。

隨著紙錢在金爐裡慢慢地化成灰，人對往生者的思念之情也藉由這紙錢得到了慰藉。今年的清明節，他帶著妻小到南港軍人公墓的忠靈堂，給父親上香，在一排排的小格間房內，攀上特製的鋁梯，對父親說道，我們來看您了。然後再去跟另一室的田伯伯上香。我來探望父親，也幫父親探望田伯伯，希望這天上的二位老人家，在世的時候，是好朋友，過世的時間，也算是有緣做伴。這樣說雖然有點奇怪，但他心想有父親在天上，這麼多戰友在一起，心情一定是快樂的。

回到臺北家中，他習慣性的坐在沙發上，拿起遙控器，一打開電視上又再重播《搶救雷恩大兵》這部電影，最近幾年因為時間上的距離，對這些戰爭片倒有了反思的空間，他覺得這些戰場上的角色，平凡得就像你、我、他一樣。

在海灘上一群人欲攻上山頭，被岸上火砲及機槍屠殺的慘烈鏡頭，讓他閉上了雙

眼，將腦袋瓜後仰在柔軟舒適的紅色沙發椅上，想像父親曾經是戰場裡面的一份子。想起近年來，偶爾也會想透過一些片段回憶，盡力拼湊出父親軍旅生涯的浮光掠影。

他一直覺得父親很奇特，明明是臺灣人，卻自願在金門簽留營，一直升至士官長才退伍，在退伍多年後，年近五十多歲，才娶妻並得到他這個獨子，對父親的戎馬生涯，一直很陌生，等他成年自己也進入軍中服役，直到娶妻生子，發覺父親也漸漸地老了，父親的話不多，朋友也少，後來身體漸漸不行，中風之後想說話也很難，只有看見他放假回來時，心情好了，母親拿在手中餵給他的稀飯才肯一口接一口的吃了。

驀然驚覺，他對父親是如此的熟悉卻又陌生，只知道父親是士官長退伍的，軍中的事他知道卻很少，他年輕的時候沒想到去問，長大忙於成家立業沒時間去想，卻沒料到當有時間去想，欲開口去問時，

父親卻已離開撒手人世了……

回想起父親生前一提到戰爭，就變得很沉默，想瞭解為什麼每年都要去南港公墓祭拜田伯伯？

對了，去看看劉伯伯，他想起了劉伯伯是的父親的至交，劉伯伯年紀很大了，膝下無子，拄根拐杖，行走也需人扶持，從他當年考進陸軍官校，劉伯伯比他父親還高興，從桃園坐車到松山火車站和父母一起他幫他送行，在南下鳳山的平快列車火車門外，劉伯伯對他說，要他一定要能吃苦，然後當場從手指上拔下黃金戒指塞進他手中。他心目中也一直把他成的父親一樣看待。

劉伯伯是個健談之人，打從父親走後，劉伯伯的朋友也漸漸凋零了，一方面是劉伯伯有很重的江西口音，除非像他自小常聽外省伯伯說話，或是耳濡目染聽習慣各種南腔北調的眷村子弟，一般人聽不懂他帶著口音講的話，尤其是年輕人，另一方面實在是他行動不太方便。所以話也少了許多。

劉伯伯住在八德的榮民之家，他開著車從至臺北行至桃園，一路上下雨，沉悶的天氣。

到了劉伯伯家，白髮蒼顏的劉伯伯看見

他開心的說。

「我們去吃米干吧！」

劉伯伯操著濃厚的江西口音說。

劉伯伯指名要到龍崗的一家叫楊家將小吃店，他們通常都來吃這家的綜合米干，他只有專心地開車，行至龍崗圓環的路上，雖然外面還是溼冷的天氣，看見車窗外，圓環中間的士兵的銅像拿著步槍向前衝，多少年來銅像還在圓環中佇立著，依然如此地朝氣蓬勃。

他將車開到了熱鬧的忠貞新村市場，把車停到了店家對面的公立停車場，停好了車，他一手撐傘一手摟扶著劉伯伯過了馬路，這家小店都是一些滇緬風味小吃，他點了二碗熱呼呼的綜合米干，裡面除了有Q軟的白色米干之外，還有鮮嫩的豬肉，粉色的豬肝以及同樣用雞骨熬煮的高湯所燙熟的雞蛋，劉伯伯與他，你一口，我一口吃得大呼過癮，他每次看見劉伯伯這麼好食慾，自己也特別開心。

劉伯伯說，看見他就像看見自己的兒子一樣，所以心情一好，胃口也開了。他開始問劉伯伯，以前當兵的事，劉伯伯打過滇緬戰爭，劉伯伯說，就像這家米干店，每個老兵背後有太多太多故事，有時候故事太多，不知道從何說起……

他想，經歷過那個大江大海，波濤洶湧

的時代，每位老伯伯們（其實那時候他們都還很年輕）背後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
劉伯伯，咳了一聲，清了清喉嚨。

嗯，就從上次講的砲戰的事情，接著說吧……

金門戰地

民國46年12月

老田，名字不詳，湖南人，有個大嗓門，雖然是個胖子，但架起線來速度之快，全師裡沒人贏得過他，他是在砲兵營通信架設組從兵一直升到了上士通信組長，老田常說，打仗不要緊，他不怕，他最怕的是菸抽和沒東西吃。只要有這兩種東西，老田是天塌下來都不怕。

剛滿18歲的黃有春是在冬天來到金門戰地的，經AP人員運輸艦，從高雄出港，到了金門料羅，再乘坐金防部的2噸半載重車，最後才乘成功隊（蛙人）的小艇到達，在烈嶼的第九師第25團砲兵營通信組的坑道。

讓黃有春感受到金門的冬天與溫暖的臺灣不同，抵達金門的第一夜，他是被金門冬天的刺骨寒氣，在凌晨三點給凍醒。

充員兵黃有春在來金門時的高雄碼頭上，身上就配了一個黑扣子，當時在金門

戰地，凡是不熟悉講國語者，配一個黑扣子以供識別，再加上黃有春左眼旁邊有個大黑胎記，所以通信組的老田，便給他取了個諱名，叫做「黑豆」，這個「黑豆」又是個雙關語，表面上是指他衣服上的黑鈕扣，實際上則有暗損他臉上的這個怪胎記的意思。

可是這充員兵黃有春也真硬氣，旁人若叫他「有春」，或是連名帶姓叫他「黃有春」，他都會回應，且大聲答「有」，若是管他叫他「黑豆」，他就扳起臉不理人，裝作聽不懂國語，不管怎麼叫都沒用。

烈嶼是金門的外島，和對岸非常接近，通信組的任務就是保持各砲陣地，與上級單位及觀測所線路的暢通。

冬天走了，春暖花香，黃有春的國語也漸漸靈光了，老田知道黃有春的牛脾氣，他黑扣子拿掉了之後（代表會說國語了），老田也不再管他叫「黑豆」了。平時還是一樣架線，構工的日子，對岸共軍偶有零星的砲擊，有一次，黃有春與同袍一同外出架設線路。

老田指著說遠處說：「你看！」

黃有春看了一眼，是一隻大黃牛，好像是被砲彈打傷，已經受傷倒地不起了。

「嘿！正好搬隻牛腿回去給弟兄加加菜。」

老田嚥了一大口口水說。

「不行，這牛是農夫種田的，不能吃。」

黃有春世代務農，和老田在牛的問題上起了爭執。

黃有春還先探了牛身上的傷勢，故意在牛的附近逗留，假裝查線，主要是想保護牛。老田眼看有人投反對票，也怕這充員兵回去打報告，就不敢打牛的主意了，最後老黃牛的主人終於來了，黃有春才放下一顆心。

老田雖然討厭黃有春破壞他打牙祭的好事，但是在工作上，還是打心中稱讚這個小伙子，不僅人老實，做事情也勤奮。

老田明顯感受到對岸的打來零星的砲彈不斷，通信組負責查線的密度與強度都增加，組裡只要有新到的臺灣充員兵，老田都會教導他們，聽到砲擊一定要撿一個低於地平面的坑洞躲避，因為砲彈的破片是向上、向四週散開，除非剛好炸在身邊，那就躲不掉了。老田還對黃有春說，保全性命於地下的重要性，挖戰壕的要領是挖愈深愈安全，因為一般瞬發砲彈落在厚土層，就失去力量了。

戰雲密布

民國47年8月上旬

「第九師不怕敵人來犯！」

金防部烈嶼砲陣地，155榴砲營，砲兵營官兵全部將手上步槍及手槍高舉過頭，全體一起大聲的精神喊話！

「老共都說，一個胡璉將軍抵得上10個師，有司令官您的領導，我們金門就是四個字，固若金湯！」

副官在旁得意的說道。

新任的師長還是文風不動，保持標準軍人立正姿勢。

金防部的司令官胡璉將軍，字伯玉，是國軍有名的將領。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，胡璉曾擔任金防部第一任司令官；民國四十六年，繼劉玉章將軍之後，再度擔任第三任金防部司令官兼福建省主席。司令官長得高瘦，模樣斯文，神情淡雅，如果不著軍裝，看起來倒是個學校教書的老師；胡司令今天是來做新任師長的佈達。

司令官對烈嶼第九師官兵的訓話：「軍隊的任務在打勝仗，所以你們的任務就是要打仗打勝了！」

司令官又說：「軍人，要死，就倒在戰場上！」

官兵們聽了，登時是熱血沸騰。

劉家霖是個黑瘦的軍官，在小金門的第九師砲兵營任職少校營長，他了解小金門的新任師長，是個非常強悍的軍人，生得

濃眉大眼，粗壯的身材，這樣一個新師長要來接任，這讓劉家霖感到分外緊張，倒不是怕師長對他的營上有什麼挑剔的地方，而是他曾與師長有亦師亦友的老關係，從東北的四平街就是師長的舊部，沒想到將近十年又在這裡與老長官碰面，這種他鄉遇故知的感受，讓他覺得很難用語言來形容：。

新師長在司令佈達完後，又巡視了營上一趟，感覺很滿意，但還是對劉營長指示了三項工作：

一是人員疏散和掩體加強。
二是通信密語和維護。
三是火力支援隨時待命，優先指向大、二膽島。

營長針對師長的指示，認真地貫徹執行。回到營上要求，所有弟兄一定要利用死角，挖掘低伸的坑道，以掩蔽人員的安全，如敵軍敢登陸，就和他們拚命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只要守住這片孤懸外海的國土，能守住，撐下去，就是打了一個大勝仗。

他要求所有官兵，一旦共軍開砲過來，通信組立即將無線通信機用棉被包好，以免通信機內的真空管被震壞，最後，持續檢整彈藥及加強工事。

領袖親臨

民國47年8月下旬

小金門師長今年剛好39歲，已不是第一次來金門任職了，之前就待過三年，擔任了金防部砲兵指揮官，曾於金門負責統一指揮過28個砲兵營，這是國軍有史以來指揮最多砲兵的主官。

師長是8月2日經蔣總統親自接見，授與這個「天下第一師」的重責大任，然後更不可思議的是，總統蔣公突然於師長接任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來到了烈嶼。蔣總統是在8月20日清晨抵金，隨赴烈嶼第九師視察，師長向總統當面提報了戰備狀況。

總統長得極瘦，戴了一頂圓形的米色毛呢帽，雖然年紀老了，右手拄著柺杖，但模樣看起來很精神，總統一行人由師長陪同來到劉家霖營上駐守的二三高地，從下往上走，走著問著，走到營上的砲陣地掩體，剛好黃有春在站哨，看見黃有春長得娃娃臉，個子又小，拍拍他的肩，問他的家鄉、年齡，顯得很親切。總統用手直接摸摸黃有春的頭，問黃有春：「多大年紀？」

「報：報告，十八歲。」有春結結巴巴的回答。

總統說：「我看你不到十八歲。」

「沒有沒有，有十八歲。」有春急著回

話。

總統說：「好好，十八就十八。是哪裡人？」

黃有春說：「臺灣人。」

總統又問：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

黃有春說：「你是長官。」

你們營長叫啥名？

「劉營長！」

師長呢？

「郝師長！」

司令官呢？

「胡將軍！」

「好、好、好、很好！」老總統低頭微笑著說。

翠谷喋血

民國47年8月23日

水上餐廳乃是由太武山谷築壩攔水成的一座池塘，池塘的東西架有小木橋，在池面橋的中央建造兩間灰色平房，玻璃窗、鋁製的屋頂，南間為貴賓室，裡面有一組沙發；北間為餐廳，裡面有2張圓桌，可容納20人以上用餐，餐廳位於水池上，下有荷花、錦鯉，所以稱水上餐廳。下午3點鐘，副官特意再行至水上餐廳確認，今晚宴請美方顧問團的座位。

水上餐廳有2張圓桌，其中位於右方主

圓桌上的主位，12點鐘方向的位置就是俞大維部長了，部長右側即是司令官胡璉將軍，然後逆時針方向是趙家驤中將、吉星文中將等人。

夏日的傍晚，金門島上的風景像一幅瑰麗的油畫。殘陽如血，晚霞似火，給田野、村莊、樹林鍍上了柔和的金色。荷鋤而歸的金門農民，打著鞭花的牧童，奔走於途，匆匆趕路。村中炊煙裊裊，鳥入林，雞上窩，牛羊進圈驛馬回棚。

金門翠谷外，出現一個高大的人影，他拿出藏在身上的信號槍，看了手中的手錶，下午6點25分，是時候了，槍口向上斜舉，扣下了右手食指上的扳機，信號彈射向太武山天空頂端的時候，突然炸裂開來，彈內點燃的照明裝藥在降落傘的吊掛下從天空中緩緩下降，燃燒發出明亮的紅光，照出了他預定的目標——暴露翠谷水上餐廳的方位。下午6點半，共軍前線指揮員發出「開始砲擊」的命令，二千六百餘發砲彈從不同方向落到金門北太武山國軍陣地上。頃刻間，山搖地動，金門島立刻陷入火海和煙霧之中。

共軍第一波的射擊目標為翠谷的水上餐廳，砲彈撞擊轟炸的碎裂聲，砲彈飛天的衝擊聲，響成了一團，這不間斷的砲擊，快震破了黃有春的耳膜，他一邊操著敵人

的祖宗，一邊趴在地面上，張著嘴，只能眼看坑道外頭，水上餐廳中的官兵正在手忙腳亂地四處躲閃，躲慢些的立即血花四濺滾倒在地。

俞大維部長在砲彈爆炸時，被身旁一個科長背入路邊山石下躲避。但仍受到輕傷，原來俞大維是留德物理博士、彈道專家，躲避砲擊時不忘專心研究彈道，煞時爆開的破片劃過俞部長的額頭。胡司令於砲擊時，由憲兵侍衛搶送至火力協調中心坑道躲過一劫。

副司令官趙家驤、章傑將軍跑在橋兩邊，木橋都被炸斷了，二人均當場中彈身亡，抗日名將吉星文將軍正向餐廳途中也負重傷，猶在休克中，劉參謀長亦負傷。在水上餐廳裡的副司令官張星源為砲兵出身，聞砲聲而知對岸砲擊均為空炸及瞬發信管，曝露於外危害較大，故卧於餐廳地面，且以沙發掩護身體，均告無恙。其實水上餐廳，只是一個孤立在水池中的鋁皮搭建的建築物，本身並無任何防護力，戰場上死生之間，實難預料。

砲擊還是持續不斷，爆炸騰起的煙塵擴散開，所有人全都給弄了個灰頭土臉。被砲火攔腰摧斷的樹木橫七豎八的散落各處之時，在砲擊漸歇時，有春聽見對岸砲火稍停，突見老田從坑道走出，向他打了招

呼說道：「小心囉，地上彈片很多，別傷到腳喔。」

晚上於金防部指揮所火協中心坑道內，司令官立即召集幹部坑道內開會，目前指揮所主要領導人物只剩胡司令，張副司令及受輕傷的部長了，情報官也參與了當晚的指揮所會議。首先打電話連繫，對外電話線路完全不通，不知道外面的狀況如何。

金門防衛部，下轄六個師，總兵力約九萬六千人。幸而晚間九時過後，砲聲已大致沉寂下來，且各師副主官均主動前來指揮所報告戰情，初步判斷敵軍尚無登陸的跡象，部長和司令官檢討了戰情，結論是敵軍暫無登陸之虞，但明日恐有更大規模的砲擊，各師需加強防範，並恢復通信，尤其是由金防部指揮所的通聯最為重要。各師通訊雖斷，金防部六個師各師副師長帶回來的訊息說道，雖中斷通訊，但已不待命令先行反擊，司令官胡璉將軍終於露出了一抹微笑。

「打得好！打得好！我就怕你們沒打。」司令官要求大家趕緊回去加強工事，也要求盡速恢復通信，準備明天接戰。

金防部指揮所內，司令官痛失多年戰友，甚為悲痛，尤其是得力助手趙家驤的陣

亡，和抗日英雄吉星文副司令仍在搶救中……

砲火連天

民國47年8月24日

一顆顆巨大的砲彈不斷落下，不到半分鐘，金門村落裡，從清朝開始矗立了百年的房屋被大片的火海吞沒。隨著那些村落的毀滅，無辜的百姓犧牲了。由於中共的砲火猛烈，八二三砲戰發生後第二天早上，美國海軍立即通訊聯絡金門守軍，「金門還有沒有活人？」我軍答：「有」後，美方才鬆一口氣。

劉營長昨日原本要向上級請命，但是當時通信線路均被敵砲火打斷，短短七分鐘，已有數千發敵人砲彈在金門土地肆虐，營長再也難忍敵人濫射，即命營上重砲還擊，向敵人砲陣地反擊。

黃有春經過昨晚的震撼教育，今日又耳聞「轟！轟！轟！」夾雜「咻、咻！」之聲，目睹坑道口外官兵大聲高喊「媽的！共匪又砲擊啦！」瞬間地面塵土飛揚，火藥味瀰漫整個空間，鋪天蓋地的砲彈遮住了天空。黃有春忍不住又一次屏住了呼吸，他目睹活生生的人被火海撕裂，顆顆巨大的砲彈不斷落下，黃有春被嚇得躲在

坑道底，抱著鋼盔痛哭，老田還在一旁拍拍他的肩安慰他說：「這沒什麼好怕的：我們躲在坑道裡頭，很安全的。」

黃有春停止了哭泣，點點頭，心中的害怕也減少了。

砲兵營也有不少像黃有春這樣的充員戰士，初次遇見真實砲戰，難免有些恐懼、緊張，有的嚇得兩腿發抖，有的牙齒打顫，甚至屁滾尿流，但經過了時間的淬煉，膽子開始大了起來，加上愛國又仇匪，表現得愈來愈佳。

敵軍的砲彈種類繁多，空炸（砲彈裝設瞬發信管，彈片會在空中四射，專門攻擊步兵，殺傷力最大），延期彈（裝設延遲信管，專門破壞碉堡用）、有遇物燃燒的黃磷彈，另外還有宣傳彈、照明彈，真是彈如雨下，不但要破壞國軍的工事，還要使人傷亡。極目所見滿地都是黑色砲藥粉和彈片，金門老百姓一大片的地瓜、西瓜園土地都被炸翻了，厚達2公分的泥土蓋住了剛種好的西瓜或是地瓜葉上。

共軍砲擊地點主要是砲兵觀測所、砲陣地、師部、碼頭、指揮所，這些地方落彈最多，損失也最慘重。中共專門用「延遲信管」的砲彈，我方稱為延期彈，傷亡最大，往往擊中官兵躲藏的土坑，如果防護不夠，一發砲彈就有四個人一起被炸死。

劉營長看見各式各樣的砲彈在落在砲陣地前後，炸出一片片火光和濃煙，連樹葉都被震得嘩嘩落下。師裡的擔架隊不住往下拉抬傷員，當時不分官兵，都緊張萬分，聽不到人聲，人聲都被砲火聲覆蓋了，手勢成了互相交流的方式。

搶修線路

民國47年8月24日

從望遠鏡中看見大膽島南山、北山全部被籠罩在一片火海之中，砲彈嘶嘶之聲懾人心弦，爆裂之響震耳欲聾，飛揚的塵土和濃煙湧進了劉營長的指揮所，坑道空氣稀薄地令人窒息；桌上的地圖被震飛散落滿地。霎那間，桌面上、木箱上、圖表上，全蓋上一層厚厚的塵土。

自共軍開砲的時候，通信組組長老田就急忙招呼弟兄先把無線電通信機，用棉被包起來，以免被震壞。在第一波砲擊中，金門及烈嶼全島通訊完全中斷，必須立即修復給上級使用，這是萬分重要而緊急的任務，通信組奉命要架設好營指揮坑道到各砲陣地及觀測所的線路，營長命令出去搶修，黃有春摸了摸自己除了頭上那頂鋼盔，和身上綿製的綠色軍服，就沒有其他的防護裝備了。

通信是戰場的神經，一切感應唯其是

賴，當時官兵非常辛苦，上級長官的命令也更嚴峻，往往二個人一組，老田經驗豐富，只管教，有春只聽不說，倒也能完成任务，這架線可不輕鬆，幾十公斤的大線盤，靠中間的一根鋼筋抬著走，通信兵架線有個學問，如果是單純佈線是愈走愈輕，如果是收線，便是愈走愈重，尤其砲戰當時的車輛都無法輕易調動，只有靠人力來佈線，此外，查線兵最怕踏到自家的地雷，所以對通信兵來說，外出查線都要特別的謹慎小心，每踩一步都生死交關。

有春和老田兩人揹著一個線盤，線盤重約五十公斤，冒著一波的砲擊間隙，從坑道內衝出去，由二三高地上跑到山下，沿著線路查修，二人一組忙著擺線盤，拉電線，接線頭，非常緊張，砲擊停止時，他們就開始挖線溝，以保護線路安全，減少砲擊的損壞，休息時，老田點一根菸，輪流給弟兄吸一口，老田自己菸癮很重，沒有菸抽全身上下都不對勁了，但自己抽菸一定讓同組弟兄也吸上幾口，以示公平。

的大都是後來補充上來的充員兵和文書兵。趁著砲火間隙，老田又帶著通信組的弟兄出去搶修，黃有春路上看見師部傳令兵小趙的屍體，老田命他先背起小趙身上的背袋，黃有春看見了上面畫了四個紅圈，問了老田，老田說這是上級來的急件，二個小時內要送到的。

「小趙是想要完成任務！」

老田流下了眼淚，嘆口氣說。

通信組組長老田叫有春將公文背袋送交營部，老田與通信組其他弟兄將小趙遺體送至師後送中心，然後繼續他們的任務。

砲戰開打，老田帶著黃有春查線、修線，都在敵砲火下完成，為趕時間，都是趴在地上用牙齒咬掉被覆線，撕開當中的銅線，所以，久而久之，老田和黃有春的牙齒都脫落了不少，摸黑回營時，嘴角滿佈牙齒斷裂流出的鮮血。兩人常常互望對方的缺牙，相視而笑。

有春感覺這些砲彈有些是在空中爆炸，有些是在接觸地面爆炸，有些是深入地層約一公尺才爆炸，老田教他，如果遇到砲擊來了，來不及進入掩體時，可以選擇利用剛被炸開的彈坑，跳下去躲藏，因為前後幾發砲彈落在同一地點的可能性幾乎是零。

有春跟組上弟兄全力投入搶修，往往搶

修到一半，砲彈滿天飛，一邊要聽砲彈是不是會落在身旁，一方面因為內心害怕，一邊接線，手不停地在發抖，擔心被擊砲火擊中，一命歸西。

痛失戰友

民國47年9月

營長和上級及各砲位約定好了，凡是線路一旦打斷，失去連絡，就自行發射，因此就算通信暫時不通，有春營上的155公厘榴彈砲，也能給予對岸敵人還擊。

砲兵若無任務時，就是挖地道，幾乎沒有空閒時間。步兵營除了幫忙構築工事，就是去搶收空投物品。

某次，上級送來摔破的補給品，劉營長打開一看，發現竟然是六大盒月餅，原來時間這麼快，就快到了中秋節了，劉家霖趕緊把這一盒月餅分給弟兄，雖然每個人僅分到少量的應景食品，吃到嘴裡感受到來自後方濃濃的關懷之心，使身上的疲勞和辛苦，得到了一點補償。

營長急忙拿了一盒月餅，想到通信組連日的辛勞，及老田貪吃的饞像，便親自送了月餅到坑道內想送給老田吃，但來到了通信組的坑道，只見躺在擔架上、頭上綁著白色紗布的黃有春。

黃有春哭泣著對著營長說：

……我們外出架線，突然來了一群砲彈在我們空中炸射開來，我被砲彈的破片擊中，我眼前一黑，就昏倒了下去。不知過了多長時間，感覺到被人背著慢慢向前爬行。

他大聲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老田」。

他意識到不對勁，趕忙喊他，摸他。

他摸到他身上溼黏黏的一片。

嚇了一大跳，他拚命地呼叫：

「老田！老田！」他終於說話了，

「有春：不要記恨我：叫你：黑豆……」

還伸出一隻手讓我握著。

我再醒來時已經在擔架上了，老田卻死了……

聽到這兒，劉營長的眼眶也紅了。

黃有春額頭上只被砲彈片擦傷，削去了一塊肉，幸好沒有大礙，休養了幾天又漸漸地痊癒了。

初期雙方砲戰，我們的砲兵昂然在野戰掩體中奮勇還擊，但仍不能抵抗敵軍強勢火力，於是邊戰邊構築工事，動員大批支援人力，除正值砲擊時間暫時掩蔽外，支援而來的步兵營弟兄在工兵營指導下輪班砸石子、搬水泥、彎鋼筋，挖土方、奠基、立模型板、灌漿、搗固，夜以繼日，無分

各步、砲、裝、化、工、通，各兵種官兵都以直接參與此項工作為榮，不摸魚，不偷工，只想保衛自己的家園不被敵入侵犯。

在戰爭期間的烽火家書，非常不容易，軍郵人員都能冒砲火危險按時送達，冒險投遞，並將金門前線官兵寄回後方大量郵包全數搬入機艙，如此往返運送，對鼓舞士氣，有莫大的助益。

同時也送來後方的慰問信，砲兵營上收到的是臺灣的女學生親手寫來鼓勵砲兵營弟兄的信，營長就找人來唸給大家聽，內容都是感謝在前線保衛國家的字句，唸每一封信的時候，弟兄都非常感動，都搶著要回信，就連不會寫字的弟兄也想回信，營長就找人代寫了幾句話，內容大概都是說「你好，我是某某戰士，我有看到你的來信，謝謝你！」然後蓋了個手印，表示是弟兄自己寫的。

某天，劉營長要求出外的傳令兵均需戴著防護面具，以防敵軍在實彈中夾雜著毒氣彈。營長才剛回到了營部坑道，突然間，轟的一聲，他眼前成了一團黑，雙手所握的電話機也打落了，只覺得頭腦受到了很大的震動，是敵軍砲彈直接命中了碉堡。

聽見「咚、咚、咚！」的敵砲發射聲由遠而近，眨眼間「呱呱呱！轟隆隆！」砲

彈在空中爆炸和落地開花的巨大聲響，如狂風暴雨，閃電雷鳴一般。原來那波砲擊中，是對岸共軍報復營上火力的反擊，也是強弩之末的共軍，最後一波較大的砲戰攻勢，其中一枚砲彈恰巧從觀測口鑽進了營上的觀測所坑道，很多弟兄當場被砲彈炸死，為國捐軀。

尾聲

唉，這些老故事，我不說，就帶進棺材裡了……

臉上滿是皺紋的劉伯伯說道。

當他講父親的故事時，他眼中的劉伯伯，彷彿回到了當時年輕挺拔劉營長一樣！

吃完了米干，天氣也放晴了，他送劉伯伯回榮家，約好下次返臺再回來聽他說以前的故事，回程又經過了龍崗圓環，這會兒雨停了，他把車停在圓環廢棄的戲院前的停車格，他下車走近，看清了銅像下面的字句：

「在精神上和本領上勝過敵人，就一定能在戰場上消滅敵人！」

他想起自己的名字，終於了解到父親的用意，金榮二字就是不要忘記金門八二三戰役的光榮。他準備再次輪調到金門任職，背上了背包，告別妻子及八歲的幼子，

至松山機場搭機到達了金門。

山外小圓環上的管制哨撤掉了，營舍和崗哨荒廢著，留在島上的舊軍營恐怕數也數不盡，他剛下部隊服役過的后園營區和夏興營區，也成了廢棄營區，在流金歲月中鎖著雜草，也鎖住了他自己和無數位沙場戰士的青春記憶。

沒有軍用卡車運補的料羅碼頭，意外透露出靜謐，波光粼粼，海連天際。澄澈清涼的大湖，吸收成隊呼嘯而過遊覽車，排出的熱氣。

金門島蓊鬱的森林和閩南式建築，兀自沉睡在這大武山的腳底下。

對於這片土地來說，砲戰於它們而言畢竟還太短暫，好多年的光陰逝去了，地上的砲彈片變成了觀光客採購的菜刀。

太武山聳立依舊，風獅爺靜止如昔，只剩藍色無雲的天空和咻咻風聲，似乎在訴說著，父親和那些老兵在砲火下奮鬥的故事。

